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孙佳.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创新利用路径[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3):21-30.

# 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创新利用路径

孙佳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创新利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重要实践,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对于促进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推进地方文化高质量发展、实现传统村落振兴等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态势下,应遵循以人为本、合理利用、基质本真、生活适应等原则,通过“非遗+旅游”“非遗+特色文化产业”“非遗+数字技术”等模式,探索非遗创新利用融入传统村落社区发展的多种路径,通过文化传承、创意赋能、文化生态与产业形态的整体复兴,实现传统村落文脉活化与内生发展。

**关键词:**传统村落;非遗资源;创新利用

**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3-0021-10

一百余年以来,在现代化及其伴生的社会变迁浪潮的冲击下,大部分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人文生境遭到破坏,传统村落已经成为传统文化最后的保留地和“基因库”。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有 8155 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遗产群<sup>[1]</sup>。传统村落集中了乡土文明精华,是延续中华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最重要的社会空间,也是当代乡土精神生活调节与情感记忆的家园<sup>[2]</sup>。如果将传统村落视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无疑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民众智慧、思想观念与人文精神,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征,也是传统村落文脉延续、文化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内生动力。

在文化强国、乡村振兴和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复调背景下,传统村落中的非遗以其“生活性”“在

场性”“多样性”等特征<sup>[3](P7~16)</sup>,成为极具增值价值的文化资源,创新利用价值愈发突出。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对文化内涵丰富、地域特征鲜明、经济价值突出、产品转化率高的非遗资源加以合理利用,结合当代生活实际与市场需求加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既不失其根本,又能够融入时代、融入生活,是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社会和谐的本质需求,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消费的客观需求,也是落实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大国策的现实需求。

## 一、传统村落非遗资源创新利用的重要意义

传统村落非遗资源创新利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重要实践,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基本精神的

收稿日期:2024-01-12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中原地区文化空间类遗产传承与发展研究”(2021CZX019);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数字化赋能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研究”(24240041030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原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2021-ZZJH-448)

作者简介:孙佳(1987—),女,河南周口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研究。

重要体现,对于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推进地方文化高质量发展、实现传统村落振兴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

2023 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通过 20 周年,我国作为《公约》缔约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之路,取得了丰硕成果。传统村落非遗资源创新利用是《公约》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公约》所强调的对非遗的“宣传(promotion)、弘扬(enhancement)和振兴(revitalization)”<sup>[4]</sup>等概念,均属利用范畴。《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以下简称《业务指南》)第 183~185 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应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实现包容和公平经济发展的有力力量,为其创造性表达提供必要条件……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创收和社区、群体、个人可持续生活的贡献。”<sup>[5]</sup>利用是在保护与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是非遗生命力的拓展与延伸,对非遗的合理利用,既是保护非遗的需要,也是发挥非遗价值,传承发展非遗的需要。

非遗源自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其中有很多本身就是日用之物,借助商业力量流传至今,如果只停留在保护与展示层面,就破坏了非遗本身的生产与生活属性。传统村落非遗资源的创新利用就是通过挖掘非遗资源的多元价值,在保留精神内核与核心技艺的基础上,充分观照当代社会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审美需求、精神追求,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发富于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息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这种利用是适应非遗传承发展内在规律的,不仅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使非遗保护从“靠政府、靠公益、靠个人”的被动消耗型模式转向“靠自身、靠市场、靠社会”的主动发展型机制<sup>[6]</sup>,强化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存续力,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村落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二)地方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要以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文化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sup>[7]</sup>地方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含义,就是突出地方特色,守住乡土本色,传承本土文化,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强地方民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形成文化归属感、自豪感,不

断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

传统村落是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汇集了一个地方最具本土性、典型性、丰富性的文化资源,其中,非遗资源往往是最能够代表传统村落文化特色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探讨了集体记忆与认同感的密切关系。<sup>[8](P82)</sup>非遗作为传统村落“过去”的延续,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是民众“我们感”的精神力量和文化标志。对于传统村落而言,集体记忆的作用在于保持其连续性和独特性<sup>[9]</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与利用不是一种怀旧式的感伤主义美学,也不是盛行一时的文化活动,而是基于对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发展机制复杂性的新认识而型塑的文化观念<sup>[10]</sup>,是民族文化复兴总体任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入发掘非遗的文化内涵,将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现代艺术、时尚要素、审美取向相结合,依托创意设计、艺术创作、数字技术、文旅融合等手段,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有助于本土文化焕发产业活力,形成资源可持续利用、文化可接续传承的文化高质量发展模式。

(三)传统村落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保留着最根性的文化记忆和多元文化发展的可能性,是传统文化的根基、灵魂与精髓。然而,在现代化、城市化大潮的冲击下,大量传统村落出现“空心化”现象,活力日渐衰退,文化传统衰微,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传统精神逐渐解体,传统村落面临巨大的发展困境,形成了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忽视的负面效应。

乡村振兴的起点和关键在于精神的振兴、文化的振兴,非遗与传统村落文化振兴之间天然存在耦合共生的文化互洽关系。<sup>[11]</sup>《业务指南》强调:“某些形式的非遗可能产生的商业活动和与非遗相关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可提高人们对此类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并为其从业者带来收益。这些商业和贸易活动有助于传承和实践该遗产的社区提高生活水平,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sup>[5]</sup>我国的非遗绝大部分植根乡土,活在民间,73%以上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分布在乡村。<sup>[12]</sup>作为人民生产生活知识、经验的长久积淀,非遗蕴含着丰富的民众智慧与人文精神,在凝聚人心、教化民众、淳化民风等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能够为传统村落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是村落文化发展、经济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内生动力。

## 二、传统村落非遗资源创新利用的时代机遇

近年来,在文化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态势下,非遗概念日益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传统村落非遗资源的创新发展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 (一)文化强国的政策机遇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国家规划层面提出完成文化强国目标的时间表,文化建设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中心化,引发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文化强国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集中表达,以非遗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文化强国中的地位不断彰显,集中表现为非遗保护利用政策支撑体系的确立和不断完善。

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sup>[13]</sup>2021 年 8 月,《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sup>[14]</sup>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sup>[15]</sup>传统村落非遗是古老文明的典型形态,它联系古今,具有历史性、传承性、活态性、创造性、共享性、精神性等特征。对传统村落非遗的保护与创新利用,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与重建,是民众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的彰显与强化。

### (二)乡村振兴的战略机遇

党的十九大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重大决策部署,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sup>[16]</sup>五位一体的总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sup>[17]</sup>这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文化振兴便是“铸魂”的核心动力。作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是古老农耕文明的具体呈现,与在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助力传统村落劳动力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独特优势。将非遗创新利用与发展特色产业、助力经济转型升级相结合,具有为传统村落振兴“铸魂”的重大现实意义。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发挥非遗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加大对脱贫地区非遗保护的专业支持,进一步推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sup>[14]</sup>在脱贫攻坚战中,传统工艺等非遗项目发挥着独特优势。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地方建设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2000 多所,带动项目 2200 多个,带动近 50 万人就业,助力 20 多万贫困户实现脱贫。<sup>[18]</sup>未来,传统村落非遗将在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民众致富、提升乡村文明等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 (三)文旅融合的发展机遇

随着消费升级与需求衍化,旅游者的需求愈发多元化、个性化,越来越重视精神层面的体验,我国旅游业正在转型升级。文旅融合供给侧改革如火如荼推进,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愈发丰富,文旅产业发展越来越关注将优秀文化遗产与游客需求有机融合。《“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中心(所、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坊等场所培育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基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融入旅游产品和线路,实现更好传承传播。”“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旅游景区发展。实施旅游商品创意提升行动,引导开发更多符合市场需求、更具文化内涵的旅游商品”<sup>[19]</sup>,提倡将非遗与旅游融合纳入重点发展工程。在一系列文旅融合政策推动下,“以非遗促文旅,以文旅兴非遗”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路径,非遗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在文化和旅游部提出的“非遗走进现代生活”“见人见物见生活”等重要理念推动下,近年来,传统村落与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愈发丰富,出现了“非遗+研学”“非遗+演艺”“非遗+节庆”“非遗+文创”“非遗+民宿”等文化旅游新业态。这不仅为非遗“活”起来、“火”起来开辟了新路径,也增强了游客的文化体验,打造了地方文化品牌,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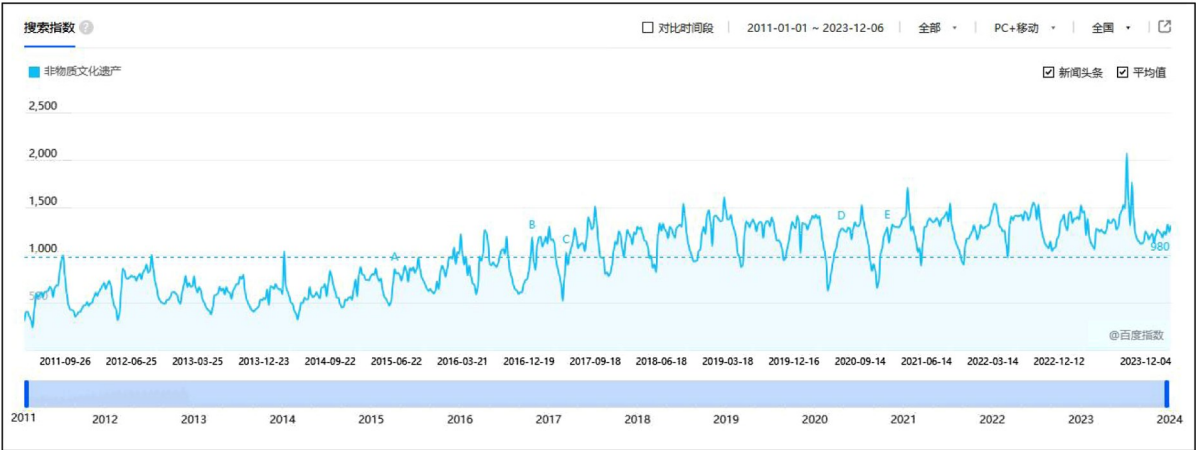


(四)社会关注的时代机遇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早已成为公众视野中的流行词,保护非遗的观念和意识也逐渐深入人心,获得普遍认同。2021 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更是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设立以及各地相关单位开展的“非遗影像展”“非遗购物节”等一系列活动,展现了非遗在融入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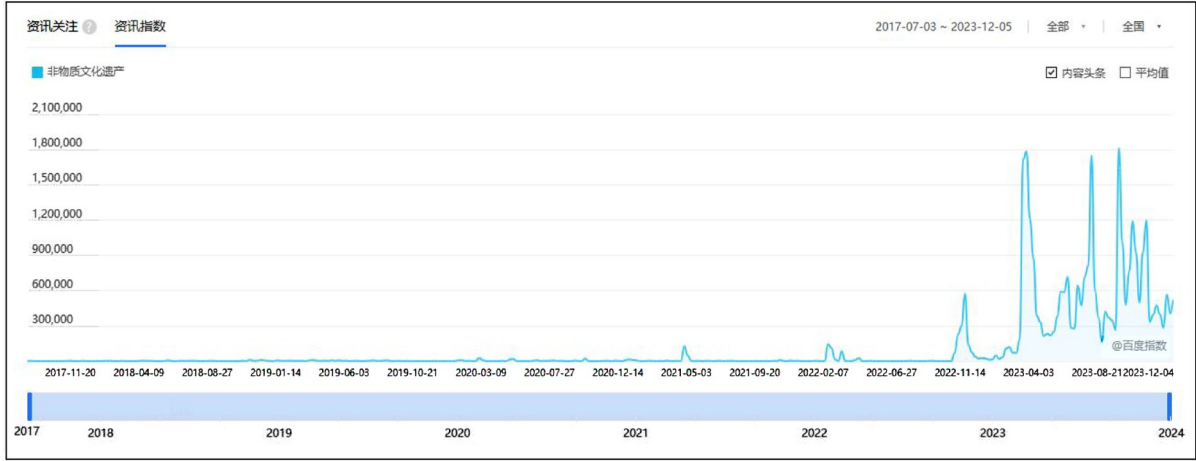
生活、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关注非遗保护与利用的良好氛围。

在百度指数中输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显示“指数趋势”“资讯关注”“人群画像”等指数。基于百度搜索引擎大数据分析,2011 年至 2023 年,非遗的社会舆论关注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每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传统节日期间,指数出现不同程度上扬,见图 1、图 2。



注: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图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度指数-指数趋势-整体趋势



注: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图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度指数-资讯关注

2023 年是《公约》通过 20 周年,有关非遗的资讯关注指数不断上扬,并出现连续性波峰,可见与非遗相关的展示传播活动越来越多,社会关注度也在不断上升。同时,全国各地兴建的非遗博物馆、展览馆、传习馆等不同种类、形态的展示与传承体验场

所,在宣传、教育群众,传播非遗社会价值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见,在未来,非遗将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与利用,更加深入地融入现代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一步增进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同感。

### 三、传统村落非遗资源创新利用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sup>[20]</sup>非遗作为民族发展的精神根基之一,是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集中体现。在传统村落非遗的创新利用中,唯有坚持以人为本、合理利用,融入当代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密切相连,形成以利用促保护的良性循环,才能实现非遗的赓续与传承。

#### (一)以人为本,相关社区共同参与

非遗是以人为载体和中心的活态文化遗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建立“活的人类财富”国家体系指南(2003)》中强调:“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技术或知识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的决定性因素。”<sup>[21]</sup>在非遗保护实践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凸显社区的关键意义,尊重非遗所在社区,确保社区参与成为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基本前提。《公约》有 10 处提及“社区”并做出相关规定。《业务指南》中多达 134 处提及“社区”,对社区全面参与非遗保护与利用做出更加细致的规定。如与非遗相关的商业活动、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不应危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且应当采取各种适当措施,确保相关社区成为主要的受益方”<sup>[5]</sup>。“确保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是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带来收入的主要受益人,且其收入不会被剥夺,特别是不可因以为他人创收为目的而被剥夺。”<sup>[5]</sup>

根据《公约》和《业务指南》中的相关表述,不难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实践的两个面向:一是在价值观导向层面,保护社区传统,尊重社区民众主体性,社区民众具有绝对优先性;二是在工作理念上,强调优先保障社区民众的文化权利和社区的发展权利,在此基础上,才考虑非遗作为地方文化资源的有效转化和确当利用。<sup>[22]</sup>与传统村落非遗关系最密切的利益相关方是传统村落民众,基于此,传统村落非遗的创新利用必须建立在相关社区群体的共同认可、共同参与之上,始终贯彻“以人为本”原则,切实维护非遗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的文化话语权、文化选择权及文化发展权等基本权利,在利用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时兼顾创造者和使用者的权益。唯其如此,才能切实提高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充分激发、调动其保护、传承非遗的积极性,从

而不断提升非遗的存续力。

#### (二)合理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对非遗的利用一定要遵循合理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37 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sup>[23]</sup>在实践中,不仅要面向传统进行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更要面向现代和未来进行非遗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以文化创意、技术创新等方式对传统村落非遗符合时代发展特点、符合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要素加以转化,融入新的时代内涵,创新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则是对非遗的文化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sup>[24](P203)</sup>

从传统村落非遗创新利用实践来看,国家、市场、日常文化实践三个语境贯穿其中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我们需要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来认识和理解非遗的可持续发展。过去,人们常认为文化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存在递减性。但在实践中,非遗资源与自然资源一样存在着递减性,不是量的减损,而是质或者价值的递减状态<sup>[25]</sup>,这一问题在旅游开发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日本民俗学者菅丰认为,在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利用时,必须考虑文化资源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和文化资源价值的多样性(diversity)<sup>[26](P65)</sup>。利用阶段不同,利用方式不同,遗产类型不同,展示的文化内涵与外在表现也不同。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整体统一,必须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非遗创新利用的手段既要有利于文化资源的转化,又要重视非遗文化内涵的完整与文化生态的保护,使得非遗按照其自身的文化逻辑与演化规律持续生长。

#### (三)基质本真,守正创新

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静态的、定格的“真实”,非遗的动态传承性决定了其真实是一种发展变化中的“真实”。《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sup>[4]</sup>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非遗本身就是人类文化创造和实施的“活动与过程”<sup>[27]</sup>,它是动态传承、变动不居的,在不同时空中,

它总是通过不断的变化与自我调整来适应新的环境,这正是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所谓“基质本真”,意指非遗在演进中仍保留其自身的专有属性,包括基本性质、基本结构、基本功能、基本形态,以及作为其主体的个人、族群对该事象的价值评估<sup>[28]</sup>。在任何形式的利用中,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迎合市场与大众,对非遗断章取义或随意曲解,或者只利用那些有较强异质性,能够吸引眼球的只鳞片羽,都将破坏非遗的基质本真性。

随着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传统村落非遗传承的主体也在不断动态更新非遗实践活动。“不立一真,惟穷流变”,我们要主动面对和接纳非遗的更新与变迁。但无论怎样的创新和利用实践,都必须建立在保持非遗文化基因与精神内核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厘清哪些是保持不变的,哪些是可以创新的,严格恪守非遗的核心价值、核心观念、核心技艺等核心符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5 条明确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sup>[23]</sup>这说明对非遗的利用必须重视其固有的形式和内涵等原生态内容。在形式与内涵原真性基础上,通过适当调节和更新功能、形态等“随机符号”<sup>[29]</sup>,让传统村落非遗适应当下需求,融入日常生活,从而实现其合理利用与创新发展。

#### (四)生活适应,融入日常

《公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为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sup>[4]</sup>可见,非遗本身存在于、服务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也只有在民众的生活中才能“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实现其文化价值。随着时代发展,非遗传承发展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静态展示逐步回归生产与生活实践,有机融入人们的文化生活,“见人见物见生活”已成为共识。

传统村落是富有生命力的区域性生活文化场域,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文化系统。非遗是传统村落所在地区“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复合系统影响下文化形态的具体表象,植根于在地民众代代相传的生产与生活实践,其所包含的地方性知识与生活逻辑,是在地民众智慧的结晶、创造力的体现和集体意识的表达,日常生活是滋养其生命活力的沃土。非遗和民众日常生活的行为层面与精神层面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在行为层面,民众是非遗的实践主体,非遗的传承发展离不开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精神层面,民众借由非遗组织、规范、美化生活,对非遗有

着深刻的心理认同与精神依赖。在当今社会背景下,离开在地民众生产生活实践的利用方式,注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传统村落非遗创新利用的前景在于“物归原主”<sup>[30]</sup>,对传统村落非遗的利用必须基于村落日常生活,是社区民众自然发展的主动选择,以在地民众为主体,与民众日常生活声气相通,融入生活,贴近生活,拥抱生活。利用手段要符合文化演化规律,因地、因时制宜。唯其如此,传统村落非遗才能欣欣向荣。

### 四、传统村落非遗资源创新利用的实现路径

非遗资源的创新利用与乡村振兴的对接与融合呈现出逻辑互洽和目的一致同构特点,可以达成积极的相互赋能效果<sup>[31]</sup>。非遗本身的生产性、共享性等特点,使其可以与其他社会领域横向联结,形成多种“非遗+”发展模式。在国家推行非遗生产性保护和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背景下,应积极探索非遗创新利用、融入传统村落社区发展的多种模式,开辟以文化传承助推村落发展,以村落发展葆育文化传统的新路径。

(一)“非遗+旅游”:释放传统村落非遗发展新活力

随着旅游业的更新迭代与转型升级,游客在感官体验、认知探索、精神共鸣等方面的深层次需求愈发凸显。传统村落非遗本身具备的生活化、活态化属性及其独特性、稀缺性禀赋,天然与注重体验的旅游业有极高的融合度。推动传统村落非遗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是提升旅游产品品位,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激活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振兴的内生动力,让非遗“活起来”的重要方式。《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其中,要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融入景区、度假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景区。<sup>[14]</sup>越来越多的传统村落、行业主体对“非遗+旅游”展开了积极探索,非遗旅游成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一大亮点。

对于资源富集、乡村旅游开发基础较好的传统村落,在确保非遗文化生态完整、基质真实、传承良好的基础上,可经过科学合理规划 and 整体设计,打造以非遗为主题的文化村。在具体实践层面,一方面利用传统建筑修复、景观打造和生态重建来改善村落文化空间;另一方面对非遗加以创新、活化利用,



将传统村落中闲置的祠堂、书院等建筑改造为民俗文化展示馆、体验馆等公共文化空间,规划、设计出具有较强体验性和互动性的文化业态,结合生态农业观光、特色民宿、农家乐等传统业态,推动基础设施、多元业态、非遗体验活动的有机融合,形成以传统村落为舞台,以非遗为主题,以文化旅游为媒介,以传承传播非遗为目的的利用模式。如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是国内较早将传统村落中的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典型案例,具体做法是将关中地区传统民居、作坊、老物件等物质文化遗产与活态的民俗文化相结合,邀请非遗传承人入驻村落,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鼓励传承人融入旅游市场。同时,结合不同类型非遗项目特质,通过企业孵化平台、合作社、公司制等多元模式,让各种类型的非遗都能够在乡村旅游业态中找到一席之地。

对于地理上分布集中,文化特色一致,共享非遗项目的传统村落,可以采用点状与带状结合的开发利用方式,整合非遗资源,突出区域特色,将非遗项目、博物馆、传习所、体验馆、景区等串联起来,推出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提升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品位和质量,为游客提供更加生动、立体的文化体验。2020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发起的“全国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征集”活动入选线路中,浙西南畲乡非遗技艺体验游、“屈原昭君故里”非遗之旅、中越边境非遗之旅、黔东南侗族非遗深度体验游等线路,都是在传统村落较为集中的地区规划的非遗主题旅游精品线路,丰富了文化旅游市场,吸引了大批游客,带动了传统村落社会经济发展。

传统村落中的节会民俗活动往往保留了较多原生文化形态,具有独特的地方文化风情,对热衷体验感和参与感的游客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有“百节之乡”之称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依托优质、丰富的非遗资源,特别是苗年、侗年、姊妹节等非遗项目,打造“千村百节”系列节庆品牌,激活非遗节庆旅游。推出“非遗过大年·元宵喜乐会”等活动,将侗族大歌、苗族飞歌、刺绣、蜡染融入节庆活动,沉浸式互动演绎各类非遗体验活动,展现出巨大的魅力和活力,引来游客如潮,并在各大平台吸引数百万人次关注。

非遗与景区的融合,可通过文本开发、互动体验、情景展演、商品展销、节会活动展开。如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两批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秀案例中,“江西婺源:非遗让最美乡村更有‘味道’”,将传统村落非遗与旅游景区相融合,将徽剧、傩舞、抬阁、

地戏、客家山歌、木偶、灯彩等非遗项目引入各大景区,有效提升了景区的文化内涵;福建龙岩则将非遗与世界遗产永定土楼相融合,按照“一楼一景致,一楼一特色,一楼一主题”的理念,融入客家传统建筑文化、客家家训、民间绝艺等,开展非遗展演活动,让游客深度了解、体验当地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此外,“四川凉山:彝族火把节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贵州凯里:非遗与旅游融合推动麻塘精准扶贫”“四川崇州:竹艺村让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绽放”“陕西礼泉:袁家村——关中非遗文化传承地”“西藏尼木:吞达村探索非遗扶贫之路”等案例,都是将传统村落非遗与文化旅游有机融合的典范,展示地方特色文化的窗口,使传统村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带动大批在地民众就业增收,同时让大众更加直观、深刻地认知、体验传统村落非遗,使其获得传承创新的新动力。

在商品经济与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给传统村落非遗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良机,也带来了非遗被“物化”“碎片化”“无根化”<sup>[32]</sup>和过度商业化的隐忧。我们应该慎思一味向消费市场倾斜的生产性转化、产业开发等举措可能带来的后果。<sup>[33]</sup>在传统村落非遗与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中,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文化尊重原则,传统村落非遗中包含的神圣性、隐秘性习俗,不宜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二是必须在保障非遗存续力的基础上进行可持续的开发利用,杜绝碎片化利用和歪曲性改造;三是保护传统村落的地方性知识及其传统核心技艺的知识产权,使传承人、表演者及社区在地民众能够从旅游开发中切实受益。

(二)“非遗+特色文化产业”:探索传统村落非遗发展新路径

传统村落非遗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能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无穷无尽的创意源泉,衍生出“非遗+文化创意产品”“非遗+研学”“非遗+创意演艺”等发展模式。传统村落中流传着大量纺染织绣、编织扎制、雕刻雕塑、剪纸刻绘等非遗项目,材美工巧,技艺独特。“非遗+文化创意产品”模式就是从这些项目中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准确把握其特征与文化内涵,凝练技艺精粹,将符号、纹样、色彩等要素与时尚元素有机结合,通过创新创意和应用性设计,重构其价值与功能,设计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取向与日常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这种模式通常以非遗博物馆、非遗工坊、主题景区等为主要载体,打造文化品牌,形成市场规模。如

贵州丹寨锦绣谷,围绕苗族、侗族、瑶族、水族等民族的传统手工技艺,包括刺绣、蜡染、织布、造纸等,结合市场需求,打造市场化、创意化产品,形成包括合作社、工坊在内的“锦绣体系”,实现了手工产品的规模化和规范化生产。

传统村落非遗在思想、情感、审美、文化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育人价值。在素质教育不断深化、文化强国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将非遗资源与教育有机融合,不仅能够发挥非遗的育人价值,提升教育的实效性,开拓素质教育渠道,还可以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传统村落非遗与研学教育的融合,可以让学生生于非遗的原生环境中,借助丰富的实物资料和传承人的活态展示,直观、系统地了解和认识非遗,并在亲身体验非遗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绚丽多姿及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唤醒保护、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同时有助于学生开阔眼界,提升实践能力和审美能力,培养多元、包容的文化情怀。黔东南州阿科里绣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非遗研学项目,就是将非遗传承人作为研学授课团队老师,引导小学生参观非遗陈列室,体验银饰、刺绣、蜡染等传统技艺,揭开这些古老技艺的神秘面纱,了解它们的功能与用途及文化内涵,在一系列极富趣味性和知识性的非遗体验中,学习匠心精神,感受、体验传统村落非遗的独特魅力。

传统村落非遗中的传统节庆仪式、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口头文学、体育游艺等项目,往往有天然的观赏性、体验性特质,在保持其文化内涵、灵韵的本真性基础上,可将其与演艺产业深度融合,以山水实景演出、舞台展演、文旅演艺、综艺表演等方式呈现。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就是在桂林山水的真实场景中,将刘三姐民间传说、壮族民歌、传统服饰等元素有机融合,诠释了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张家界的《魅力湘西》则融合桑植民歌、茅古斯舞、哭嫁习俗等本土非遗元素,展现了土家族独特的文化风貌。这些作品将地方特有的民间传说、民歌、民族传统服饰、传统建筑等非遗元素创新组合,采用环境艺术灯光系统、烟雾效果系统以及音响系统等科技手段,提升演出的艺术表现力,集民族性、艺术性、独特性、体验性于一体,开创了文化、自然、科技有机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在市场上广受赞誉。

在“非遗+特色文化产业”模式中,应利用好传统村落非遗元素,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研发新技术、新材质、新符号、新器型,创作出兼具文化性、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互动性,与大众需求

及审美取向相符,本土文化识别度高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助力传统村落非遗保护及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非遗+数字技术”:扩展传统村落非遗发展新空间

科技赋能是传统村落非遗利用的重要推动力量,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营造出新的文化生态,为传统村落非遗资源创新利用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与方向。科学合理运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与手段开发利用传统村落非遗资源,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的文化业态,赋予传统村落非遗以新的生命力,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利用机制,已成为重要发展趋势。

数字技术在非遗领域的运用,将极大提升传统村落非遗保护水平,推动其数字化传承、强化其传播能力,赋能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方面,数字化档案可以助力非遗产品的科学设计,优化非遗产品的表达形式。<sup>[5]</sup>如传统技艺类非遗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创作者的作品的历史纹样进行信息数据的采集、记录,建立数据库,借助图像处理技术,生成人工智能纹样样本,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围绕传统村落非遗的原生内容进行再创作,产生衍生及虚拟形式,助力非遗跨越媒介,深入人们的数字文化生活,在影视、动漫、游戏、数字藏品等领域展现魅力。

数字技术空前地拓展了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传承、传播与利用的空间,打破了非遗在原生社会环境中传播范围小、受众规模小、传播受到传统媒介限制的困境,将诠释、展示非遗的基本权利赋予传承人或在地民众,保障了其文化话语权。新媒体平台将非遗传承人、非遗产品与服务、非遗消费者聚合在一起,突破了原有的村落社会空间,为更大范围的人们所关注。越来越多的传统村落非遗传承人和工作者在直播平台开播,与粉丝直接交流。直播特有的实时性、互动性特征,使得非遗的活态属性得以彰显,将传承人的精湛技艺、生活体验等鲜活地呈现在网络平台,网友的实时互动反馈也对非遗主播产生激励作用,促使其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非遗电商直播突破了传统非遗传播和销售的时空限制,在扩大非遗产品影响力的同时,也为非遗从文化展示传播到商业盈利发展提供了有效渠道,有助于实现非遗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同时,数字技术也有效地提升了非遗所在传统村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各类新媒体平台,非遗



的数字化传播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文化事象的展示与宣传,更是对非遗项目所在地的宣传与推介。非遗往往被打造成传统村落文化名片,形成文化品牌,提升了传统村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效推动了传统村落经济发展。近年来,新媒体平台上的非遗内容呈爆发式增长势头,截至 2022 年底,抖音平台国家级非遗项目涵盖率超过 99%<sup>[34]</sup>,从曲调悠扬、极富技巧的侗族大歌,到图案丰富、手法精美的苗族刺绣;从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麦秸画到于宫廷散落乡野的麒麟舞,传统村落中的民间绝活、古老习俗不断地被记录、分享和传播,一些濒危非遗项目也重新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当一部分非遗相关视频同时展示了其所在的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与“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日常生活,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

纵观全国各地传统村落非遗资源创新利用发展现状,非遗资源的创新利用从文化、产业、人才、组织等多角度激发传统村落的内在活力,重塑更具生命力的文化生态结构。从实践层面来看,传统村落非遗创新利用还面临诸多困难,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布局有待完善,差序格局的乡土观念与市场化运营之间存在矛盾,传统村落对高素质文化人才吸引力有限,以及商业利用中存在的“碎片化”“无根化”“脱域化”等伦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重新认识传统村落非遗对于文明传承与精神重塑的认知价值与文化意义<sup>[35]</sup>,激发社区民众的主动实践,从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能动性”发展模式<sup>[36]</sup>,将非遗资源创新利用融入乡土文明重塑,通过文化遗产、创意赋能、文化生态与产业形态的整体复兴,实现传统村落文脉活化与内生发展。

参考文献:

[1]彭兆荣.农业遗产:一个重要的乡村振兴视野[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

[2]萧放.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与现代意义[J].民艺,2021(4).

[3]黄永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ch>.

[5]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EB/OL].<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ch>.

[6]黄永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利用意义和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文艺评论,2022(8).

[7]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EB/OL].[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

[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9]孙佳.新博物馆学理念下社区型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10]高小康.社群、媒介与场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三要素[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1).

[11]黄永林,任正.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

[12]2021 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商发展报告[EB/OL].[https://www.cacta.cn/detail\\_BigData.aspx?BDId=3524](https://www.cacta.cn/detail_BigData.aspx?BDId=3524),2021-09-28.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Z].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https://www.ihchina.cn/zhengce\\_details/23400](https://www.ihchina.cn/zhengce_details/23400),2021-08-16.

[1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16]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https://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805/20180502738498.shtml>,2018-02-04.

[1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EB/OL].[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2021-02-21.

[18]文旅部:全国已设立超 2000 所非遗扶贫就业工坊[EB/OL].<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20/06-01/9200169.shtml>.

[19]“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EB/OL].[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0/content\\_5669468.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0/content_5669468.htm),2022-01-20.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s://news.cnr.cn/native/gd/20171027/t20171027\\_524003098.shtml](https://news.cnr.cn/native/gd/20171027/t20171027_524003098.shtml),2017-10-18.

[21]建立“活的人类财富”国家体系指南(2003)[EB/OL].[https://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5717/](https://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5717/),2020-08-17.

[22]巴莫曲布嫫.从语词层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公约》“两个中文本”的分析[J].民族艺术,2015(6).

[2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EB/OL].[https://www.gov.cn/flfg/2011-02/25/content\\_1857449.htm](https://www.gov.cn/flfg/2011-02/25/content_1857449.htm).

[2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25]陈志勤.论作为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和管理——兼及日本的经验与探索[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26]菅丰.文化遗产·文化资源的政策与民俗学[A].王恬.古村落的沉思: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集[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7]施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内在矛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1).

[28]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回望与思考[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1).

[29]萧放,席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与保护原则[J].文化遗产,2022(1).

[30]张士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乡村社区发展——以鲁中

地区“惠民泥塑”“昌邑烧大牛”为实例[J].思想战线,2017(1).

[31]李华东,程馨蕊,段德罡,等.笔谈:遗产活态保护传承与乡村可持续发展[J].中国文化遗产,2023(5).

[32]萧放,王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的路径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33]康丽.实践困境、国际经验与新文化保守主义的行动哲学——关于乡村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民俗研究,2020(1).

[34]巨量算数.抖音 2022 非遗数据报告[EB/OL].<https://www.sg-pjbg.com/info/35130.html>,2022-06-14.

[35]萧放.重返乡土:中国乡土价值的再认识[J].西北民族研究,2023(3).

[36]谭萌.公共生活视域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基于“撒叶儿嘴”个案的讨论[J].西北民族研究,2021(4).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 Revitalization of Cultural Context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novative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Sun Jia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Henan 476000)

**Abstract:** The innovative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the basic policy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basic spiri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and realiz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cultural nation and revitalizing rural areas, and in the new tre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w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eople-oriented, rational utilization, authentic matrix, and life adaptation. Through models such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touris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digital technology”, we should explore various paths for the innovative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integrat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ommunities. Through cultural inheritance, creative empowerment The overall revival of cultural ecology and industrial forms, realizing the revitalization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context.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novative utilization